

說文段注訂補

第四冊

說文段注訂補第十二

蕭山王紹蘭學

閣所以止扉者从門各聲

古洛切

注曰釋宮曰所以止扉謂之閣郭注門辟旁長檠也引左傳高其閤而又云閣長棧卽門檠也按郭云門辟旁長檠者謂門開則邊旁有兩長檠使其止而不過也云卽門檠者謂左傳之閣卽他經之闌兩扉中之檠也是二者皆所以止扉皆謂之閣但左傳主謂中門者耳許闌訓門檠閣訓所以止扉則畫然二義許本諸釋宮今本釋宮譌爲閤陸氏音義不辯是非云本亦作閣音各郭注本無此字不知郭氏於衡

門謂之閤下引左盟諸僖閤於所以止扉謂之閤下
引左高其閤郭作注時閤絕未誤爲閤注亦絕無
誤也顏師古匡謬正俗分別閤閤二字不同所引左
傳作閤閤所引爾雅及注皆作閤今雅雨堂刻本譌
亂不可讀左傳高其閤閤猶門也高其門則所以
止扉亦必高蓋晉館門不容車失於狹小致子產壞
垣故士文伯飾說門雖小而甚高此處無取閤閤連
文陸氏音義亦誤從閤轉云讀者因爾雅或作閤因
改左傳作各音與爾雅音義皆爲顛倒見其誤不可
不正也閤本訓直槩所以扞格者引申之橫者可以
戾物亦曰閤如內則所云天子諸侯大夫士之閤漢

時天祿石渠閣皆所以閣書籍皆是也閣字之義如此故凡止而不行皆得謂之閣儻爾雅作謂之閤於所以止扉何涉乎 子產何以毀垣因門不容車也亦因門閤高也觀孫叔敖患民舁車因教閭里高其柶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非閣高而車不得入之證乎故郭云左傳之閣卽門槩也 左傳閭閻杜注閻門也此必有誤杜本乃誤本郭景純顏師古所據本不誤陸之音義孔之正義皆據誤本爲之 又左傳閭字沈重云閉也此必古說蓋閭閣猶禮記之扂格也閭本不从門後人因閣亦加門耳 蔡邕月令章句於脩鍵閉云鍵門牡所以止扉亦謂之剡移鄭

注亦云鍵牡閉牝按蔡謂鍵爲門牡許亦云闔爲門
牡蓋闔居關之下門之中漢書所謂門牡者而闔居
兩旁每扉以一長棧上貫於過門板下拄於地故云
所以止扉謂之剡移有關有關又有闔者慎於待暴
也故曰高其閤閤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闔亦得偁
牡而與闔異物 闔與閤皆閉門乃用之不比闔爲
外物謂樞卽閤誤矣

訂曰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襄三十一季子產相鄭伯
如晉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
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
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杜元凱注云闔門也徐仙閣音
宏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對曰今銅
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杜元凱注曰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爾雅
云所以止扉謂之閤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楸也左
傳曰高其閤閣按若館門實高而直庭內迫迮者卽
當云庭不容車不應云門也又高爲門戶非關止盜
之方文伯不應云以無憂客使若門得車入則子產
止須引車入門致室屋之下何勞壞垣不可踰越蓋
是門旣不大而止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子產爲
其不容車入故壞垣耳尋文究理郭說得之但閤與

閣二字相似流俗轉寫致有混謬杜君不加詳覈就而通之未爲允當

以上匡謬正俗

案作閤者左傳原文也作

閣者傳寫之誤也元凱從作閤之本而訓爲門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作閤閤則爲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知正景純之誤反據其所引以規杜注非也今取師古之說而尋究之其不可通者有七凡門之高與牆相侔言門高則牆高可知門牆俱高則盜賊不能踰越故必高其閤閤而後無憂客使也而云高爲門戶非關止盜之方其不可通一也傳云高其閤閤厚其牆垣閤與閤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牆同義垣亦牆也

邵氏爾雅正義曰閤旣爲門閤亦爲門不當重見非也

今易閤以閤閤

爲門旁止扉之楹而開則爲門之大名二者竝稱名
物固已不倫且何以棖闌之屬皆置而不言而獨有
取於止扉之閣其不可通二也高其開闔謂館門高
大也若止扉之閣卑之不足以爲陋高之不足以爲
美何所取而必欲高之乎其不可通三也門不容車
謂門小也若謂止扉太高車不能進則是礙於止扉
而不入非門小不能容矣則傳當言門不通車何得
言門不容車乎其不可通四也館門高大則可容車
館門旣容車矣而止扉太高有礙於車則子產但毀
其止扉卽可以納車馬何必舍閣而毀垣致干晉人
之責讓乎若館門卑小實不能容則雖止扉不高車

馬亦不能入車之容不容存乎門之大小不繫乎閣之高卑而謂門不容車由於止扉之高其不可通五也杜注門庭之內迫迤

不當兼言庭

釋門不容車也又有

牆垣之限釋不可踰越也不可踰越謂牆垣限之非謂止扉太高車不能踰之而過也郭說止扉曰門辟旁長楸也辟與闕同開也謂兩扉既開其旁有長楸以止之也蓋止扉之楸在門內兩旁門開則插楸於地以止扉使不動若今城門既閉插木椿於旁以止之是也車由門閒出入閣在門內兩旁不當車道雖高不礙車之出入而云止扉又高不容車入其不可通六也牢固門戶以禦盜賊自有關鍵之屬與止扉

之閣無涉閣以止既開之扉非以固既闔之扉也

段氏

說文注謂閣閉門乃用之非是

何扞禦寇賊之有而云門既不大止

扉又高以牢固扞禦寇賊其不可通七也尋文究理實不當如師古所說善乎陸氏音義之言曰爾雅所

以止扉謂之閣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

門不容車此云高其開闔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爲

穿鑿此足以糾小顏之失矣徐仙民與景純同時

仙民

東晉人師古諱民故僞徐仙

而所作左傳音但音宏不音各陸元

朗亦但謂讀者改左傳作各音而不言左傳舊本作

閣然則賈服諸家之本皆作開闔無作閣者可知左

思魏都賦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

開闕起建安而首立張載注引春秋左傳曰高其闕
闕又曰爾雅曰闕巷門也一曰闕門中所從出入也
太沖孟陽所據左傳字竝作闕與元凱同則西晉以
前舊本皆不誤至東晉時始有譌作閣者而郭氏誤
用之以注爾雅耳學者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規
景純之失何得襲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爲誤乎近世
通儒若惠氏定宇段氏若膺皆舍元朗之正論而從
師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
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王伯申說

闕關下牡也

注曰闕者橫物卽今之門櫪關下牡者謂以直木上

貫關下插地是與關有牝牡之別漢書所謂牡飛牝
亾者謂此也月令曰脩鍵閉慎管籥注曰鍵牡閉牝
也管籥搏鍵器也然則關下牡謂之鍵亦謂之籥籥
卽闔之段借字析言之則鍵與闔有二渾言之則一
物也金滕啟籥見書亦謂關閉兆書者古無鎖鑰字
蓋古祇用木爲不用金鐵故說文鍵下祇云鉉不云
門牡

訂曰啟籥見書馬融注曰籥開藏卜兆書管也鄭王
注竝同謹按書者占兆之辭籥者籥屬所以載書故
必啟籥然後見書也啟謂展視之下文以啟金滕之
書與此同少儀曰執策籥尙左手策著也籥占兆之

書所載也故并言之說文曰籥書僮竹筥也筥潁川
人名小兒所書寫爲筥廣雅曰籥筥籥也是籥爲簡
屬也馬鄭王三家以籥爲開藏之管其誤有二周官
司門掌授管鍵以啟閉國門鄭眾注曰管謂籥鍵謂
牡月令脩鍵閉慎管籥鄭注曰管籥搏鍵器是籥者
啟鍵之器可言啟鍵不可言啟籥也且所以藏書者
匱也管鍵之所施者亦匱也下文曰公歸乃內冊于
金滕之匱中又曰啟金滕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
功代武王之說是公歸內冊然後并占兆之書藏之
匱中方其爲壇於外卽命元龜唯取占兆之書以出
而匱不與焉無匱安有鍵閉無鍵閉安用管籥以啟

之哉少儀注又曰籥如笛三孔龜策之策與羽籥之
籥連文爲不類矣段氏說文闢字注以此籥爲闢下
牡案說文闢闢下牡也闢以木橫持門戶也是闢闢
惟門戶用之卜兆之書藏於匱中安得有門戶而施
以闢闢乎且何不直云啟匱而迂回其文而言啟籥
手段說非也

从門龠聲

𠩺廣臣也

注改臣
爲頤

注曰頤各本作臣今正許書主篆文也文王毛傳曰
緝熙光明也此係釋詁而必兼言明者欲與叔向之
語不相違也昊天有成命傳直用叔向語者周語叔
向曰緝

明也熙廣也以叔向固釋此詩也敬之緝熙于光明傳曰

光廣也者以緝熙既訓光明則光明於光明文理難通故此光必訓廣也然則文王敬之熙訓光昊天有成命熙訓廣未嘗不析之甚細矣

訂曰𠩺从叵故以叵解之段氏乃改作頤謂許書主篆文今攷許書市鞮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从巾象連帶之形此古文也鞮篆文市从韋从友如段說凡說解中皆當作鞮而𠩺下云士無市有鞮則主古文不主篆𠩺中虫也象冤曲𠩺尾形此古見𠩺亦主古文不主篆

今本譌作悲辨

文也蛇𧈧或从虫如段說凡說解中皆當作蛇而龜
下云龜鼈之類以𧈧爲雄亦主古文不主篆以此例
之明許書不盡主篆文不煩改臣爲頤矣廣臣卽廣
頤經典通作頤左氏文元季傳周內史叔服曰穀也

豐下豐下蓋卽廣臣故杜注云蓋面方

江表傳謂之方頤王褒責

髡奴文謂之豐頤唐書公主傳曰廣頤用此廣臣之文

韓詩碩大且嬌辭君曰

嬌重頤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六十八

重頤言其豐厚猶廣臣也春

秋元命包曰后稷岐頤

御覽同上

亦謂其兩臣廣如歧出

之形

又案段氏敬之傳曰光廣也者以緝熙旣訓

光明則光明于光文明文理難通故此傳必訓廣又云
文王敬之熙訓光今謂光廣聲義皆同故敬之傳訓

光爲廣且古人自有複語光明于光明于之言乎光
明于光明猶言光明乎光明以見光明又進於光明
與上文日就月將義正相足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
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

公羊僖四年何休解詁
徐彥疏曰春秋說文

尋繹毛傳文義並不難通故鄭箋云且欲學於有光

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鄭以之字釋經于字之

亦于也于亦於也

亏部亏於也王氏經傳釋詞曰之

故之亦訓爲於禮記檀弓曰之一聲之轉諸訓爲於
外而致生之不知言於外而致外之則不仁於外而
致生之則不知也鄭訓之爲往失之大學曰人之其
所親愛而辟焉言於其所親愛而辟也鄭訓之爲適
亦失之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
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亦於也互
文此卽康成讀光明于光明之確證不以爲文義難

耳